

山西通志

卷之四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三十

高祖武氏

崇德資由具恭宗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旨修輯無惡意婦夫人亦以 欲儲隆皇氣又言編部世出宜

夫雜志 征難幾十萬兩至谷京軍都官命人皆為言辭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關伐木為柵破

李一夫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遲思安表上之

其羣臣皆賀以為狀四年必有遠夷貢稱寶者其司天少

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遲右無之字為犀號者上天符命

豈缺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

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圈以十貫之

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王璿神像魏人 為軍效與平壘人王興善其妻亦卧為

王晏徐州滕人初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娣
妯漢時晏爲建雄節度使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語
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吾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
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快快成疾
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已乃誣以
他事悉案誅其夫婦五代史

李嗣昭妻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梁圍夾城
梁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及子繼韜叛附梁同
光初乃齎銀數十萬兩至洛京厚賂宦官伶人皆爲言繼
韜初無惡意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又言嗣昭功臣宜
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晚而存一子繼忠家於晉陽楊
山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起兵太原契丹求賂貸於繼

忠以取足高祖甚德之以爲忻隸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
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同上

莊宗旣卽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中裏名品曰新
令伶人所預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道遙清異錄

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
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五代史

唐同光四年遣夏魯奇族朱友謙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
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
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
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上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
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

斷天下寃之五代史

清泰中雍邱高頤舉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頤性淳樸信其言以文贄于皞明年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皞門下士也皞以頤語之遂擢乙科同上百人以其幾百口家無幾

清泰燕服凡兩品僕頭李家寬者漆地加金線稜盤四脚差細清異錄

後唐明宗初詔捕宦者宦者亾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亾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五代

同光中承旨盧質節制河中馮道贈詩曰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續翰林志

後唐同平章事馮道告明宗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

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

自誦五代史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粟以食軍中遂呼粟為河東

飯清異錄

桑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金飾曰寵仙

同上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

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

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

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未開宴裔孫

登庸郡閣雅言

桑維翰為相常惡獲鹿賈緯待之甚薄漢隱帝時詔緯與王

申寶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緯為維翰傳言
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
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賈緯傳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行一失
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
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恐維翰維翰登第
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
為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識鑒多此類也天定

錄

南史

漢高祖鎮河東以軍校良鄉王進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
往返不過五六日五代史

劉漢祖始任晉為并州衙校裹幙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

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

幕府燕閒錄

于斯亦盡曰吳

武從諫家在太原從討張文禮館於正定張氏見張氏女尚

幼憐之遂以其女歸為子婦周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

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為繼室乾祐三年劉銖戮之

追冊為貴妃

五代史

太宗之親妹也姓葛國太夫人同

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
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
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之女
子於眾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
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
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擊之軍中奏補供奉官
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

是也盡誅其家惟承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
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承德以勅示之承德曰丈人爲德不
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
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承德曰殆必然未幾而捷
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承德夫婦遂極富貴龍川別志
張承德母馬氏承德四歲被出後適安邑劉祚及承德鎮南
陽父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劉卒馬
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
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本傳
張承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承德療之獲愈生去日就
死承德求汞五兩既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承
德遊一日告適淮水語承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承德曰吳

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承德送行數舍懇求藥
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承德
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承
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
環觀有一僧睥睨承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
復求汞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
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承
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
書生嘗言及太祖以故承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后
承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同社

王仁裕知貢舉取王溥爲狀元溥時年二十六後六年溥拜

王相時仁裕猶致仕無恙賀以詩曰平戰文場拔趙旗便調
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
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
未貴時 石林詩話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太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
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
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
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
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酌也既見祚令布
卦成交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
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
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

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
宋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三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臍膈尋
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
宋之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 附掌錄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貞王景崇
宋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
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
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爲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厚德錄

王丞相溥還政閒居四方書牘答報皆手筆然不過百字且
前事與親黨相聞勅於紙扎封疊造赤漆小版書其上僕
孟吏以帊蒙傳去雖一時間可發數寸公自爲木牋後復加
頰拒安抽面以啟閉字濕則能護之故又有漆方士漆雕

開之名請課錄婦閑字默限誰薊之始又育潘六士泰機
孟昶時每鴈自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念憂
花縷金於花出曰獨立仙同上登鼓衣不對書其立對

太原田景威後周時鎮邢州朝使王班至景威勸班酒曰王
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威悟曰我意王班是
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附掌錄香否燕曰對燕育此

宋初征潞州軍士於澤中取草夜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
王燃火釜底亦成金舊通志谷置蘇孤與蘇亦平王

宋龍岩有石洞人傳宋太祖避亂於此後為龍岩寺有碑記
咏和縣志潞大喜回題于終古於立香曰蘇泉軍四頃

宋建隆初平潞開寶三年至太原皆毋師行供頓從儉約殊
史蘇孤大喜曰其間莫育矣誠否曰並無之其人又勝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啟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
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
固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為家
為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
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為第
一人青箱雜記一宋信與父贈蘇蘇實學劉蘇官太

五代以來文體單弱高錫與梁周翰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齋
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同上笑曰蘇昔豈想甲官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
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十方之民承鈞復命曰

大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
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潔未有其比。勸勝野潤之不血食。出自英靈。以來命簡。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為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啟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即以聞上。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勝則不言萬。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撥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國老

談苑

周昭義節度李筠好調謔。初名榮。避世宗諱。改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同上東宋其發。太宗再置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節度

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酸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排立於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於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泊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歎。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李洎席闋。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人矣。談錄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雜志
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
大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
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
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王暉雜錄東晉劉小國之齊人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
乃以蠟丸封書讒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
卽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
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厚德錄
李謙溥子允正雍熙四年爲閤門通事舍人女弟適許王以
居第質於宋僱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
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卽遣內使輦錢贖還縉紳咸
賦詩頌美宋史
李謙溥山華正錄

晉五臺山佛教文殊氏弘法處也迄隋唐來梵宇麗甚某歲
爲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脚過此觀之愴然奮曰
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沒爲賊虜巢耶乃矢志爲恢復謀
宋荷杖徒步走薄海內擬結僧緣以千許許志者輒裂巾爲
盟而去期以某歲月日共至某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果
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方略戮力驅殺賊衆遂復其地糞
除梵宇居衆僧已延訪僧臘中有德者登壇設法其中而
已首率諸僧執弟子禮受法云權子正臺海寺僧亦出夫
僧繼顯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繼元時
在潛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則項帽具三衣假比邱乘此揮
談名爲握君踐祚清異錄至京每齒不見其人一日正太
僧便聰於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寄以書其坐題云東京

會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啟封視之云度衆僧畢果來苟更強住却恐造業復封之及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猪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僧子能引羣猪令不亂遂愛婆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猪遂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洞微志

南部縣裴迪晉公之後宋初爲新鄭令因家南部收得晉公像及累任告身自撰真贊墓銘並存焉

撫言

宋中書令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偏殿太祖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

本傳

隋之制然晉曰馬邑党太尉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晉便耳

洞

古之秘畫珍圖各隨意立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

子虔有禹治水圖忠鯁則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鑠諫圖靡

麗則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

郭思畫論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

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郝惜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

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

譜系雜說

謝公帖今不存矣其大率神景世而書本亦已

絳本舊帖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於家爲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爲潘駙馬帖或又

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五卷其次序卷帙雖
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別注絳
帖字鑑茲得以略調此本以存世又云潘祖旦書錄事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
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
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瑋家藏舊本第九卷末
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
大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十字與第
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
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
古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字帖尤不差但字體頗
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同上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吾本卷帖多非
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於
王曼之變慮其遂至泯絕因以舊所藏本摹刻於家頗傳
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雪川官滿得闕遣歸假道三衢始
獲觀真帖於倉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
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殆
師旦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於後帖總二十卷
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
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多字內下面文字上畫
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脚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
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此卷內
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脚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雜志
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在潘氏
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
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
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
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可恨耳
東庫本世傳潘氏所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
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
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適勁
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
叙羣字落筆之精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
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
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

願上東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亮字不全本帖與東
世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內亮字皆無右邊轉
筆蓋避逆亮諱也新絳本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
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
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
希元皆有之 同上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跡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張於
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
珪墨拓打手指之不汙手惟親玉宰執使相拜除乃賜一
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百貫文至慶曆間禁中火災
其板不存今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
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絳州法帖二

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模而參入別帖然此今所見閣帖精神週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鑄石雖井闌階砌背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十身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予官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干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人所摹者天淵矣天清錄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遠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異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翰墨志

晉王渾真草帖真蹟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真蹟在錢塘唐垌處柳公權紫綠鞞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寶章待訪錄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

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僧
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
寶多經其手真偽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
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
東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譚貞

徐休復字廣初濮州鄆城人太平興國初進士淳化初知潞

州至州數月瘍生於腦休復初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

不協奏其反狀遂抵於法至是疾甚若見王延範休復但

號呼稱死罪後數日卒

真報錄

宋淳化二年命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

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

本傳

通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

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

士

春明退朝錄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

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

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國老

談苑

李允則守雄州遠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平旦出官庫

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誘至汴監司亦屢有

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

刺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

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謗

毀不入畢其所為汪君玉談苑不為顯為其於然於
陳象輿與樞密副使趙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
皆昌言同年左正言梁顥嘗在昌言天雄軍幕下四人者
、日夕會昌言第汴京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同社
种放遇知永興軍王嗣宗于傳舍飲醉曰君以手搏得狀元
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
放及之嗣宗遂詆放為魑魅請徙嵩陽撫言常開講
故事非宗戚將相無問疾臨喪之禮大中祥符三年上特親
臨問邢昺賜名藥一奩以官邸舊僚故也宋史門嗣宗
仁宗時詔改王溥諡有議欲為文忠者給事中張揆曰溥周
之宰相國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諡為文康宋史門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秘圖

刻閣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王冀公家褚遂
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輦圖錢文僖家書
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宣靖家王維草堂圖
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
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春明退朝錄
金閣老王勝之轉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既濟所撰劉展亂
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同上

蒲州古城東北有樂安莊宋薛球以樞密直學士致仕歸築
室以居因其封郡名曰樂安范純仁作記南北分為二園
其北曰逸老堂公寄傲棲息之所東曰三經堂公寄懷於
簡編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
無言而名之也山堂肆考

馮夫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復甦云適往五臺
 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
 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孫公談圃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事子之
 蘇曾外祖母溫楊涉之外孫也子兄初遊學溫夫人無恙年
 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鍼指每道唐室故事歷歷可聽或
 金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為舉子安得為此下人之服
 當為白紵欄繫裏織帶也或當飲宴燕則以琴自隨此汝
 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負荷今胡不然脫或侵夜廂巡
 仁防衛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鎖可已是幸事畫墁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

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因給以食而盜
 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
 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強服新錄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遊時忌改
 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
 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
 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為晚也後數日伯易
 與友人會語坐上忽齋誥身至乃授伯易孫公談圃
 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孫公談圃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婿亦
 晉可怪宋初筆記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蓄

由耕耘所致

清溪錄

千餘年間如黃金母意謂冬寒早蓄

晉祠小池畜老鰲大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曰裙襴大夫

幽鳥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鰲所在洞曰幽鳥衣

嘉祐中河中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曰雨滴空堦曉無心

換文香并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不知唐時何人作

周詩話未見其人之贊否否與語未為然也熒曰前長

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

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出而用世灑浴書院記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壇之方隅陳八玉鏡儒家疑

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者濮陽杜毅主王屋簿

曾親見之澤州志謂之曰此人亦及限土重不彈今不重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

遠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

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田間書

柳如京嘗與鄂渚潘閬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唾柳自銜

之病端拱中典金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

時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涼宵話也自到傳舍止於廳

事中堂局鑰甚秘柳怒將笞驛吏驛吏曰此非敢斬舊傳

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

鬼神膽氣可以警華夏縱有凶怪吾能屏之於是啟戶掃

除靜處其中聞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

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用藉

手為別此室虛寂請公深省可也柳不答闔出密謂驛吏

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闔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雜志
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犢鼻吐牙披髮執巨錘由外垣
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
寐正斂衣循牆而思聞行叱之柳悚然舉目初不甚懼再
呼自覺惶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使館非意干忤幸乞
恕之聞遂數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言曰陰府以汝積
累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
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宦事未了盛年昭代忍便捨焉倘垂
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聞徐曰汝識吾否柳
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吾卽是潘閻也柳知其所爲
誠不勝慙阻再三邀閻下屋閻曰公性格躁暴不奈人戲
也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去聞者
爲之絕倒柳河東剛毅人人皆畏之六旦爲相知所洩幾

於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不能行之此之謂也况其可者
乎友會談叢

靈邱陸萬友始業巧鑊既貴達不忘本以銀爲巧鑊器數十
事示子孫厚德錄

宋太原安守忠嘗夢一漢字方丈餘及領濮州團練使幾二
十年乃遷瀛州防禦使於是始悟聞見錄

彭州少種樹民無所休孝義右補闕辛仲甫出知州事課民
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摭言

文太師彥博幼侍父令公監征閬州有道士異之曰公南極
之精降爲國之申甫遂自號南極真子同上

潞公幼與羣兒擊毬毬蹴入柱穴申公以水灌之毬浮卽出

世說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諄語共拆并亭燒以
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
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先拆亭者杖而
文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孚亦疎矣寒不恤亦忍矣特取
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者寒暑當豫處云 機警錄

王介甫與韓子華合謀欲沮文潞公且奪其權一日發中旨
置審官西院樞密初不知也 陳水記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
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野老記聞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史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
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
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

此潞公色黔也

明道雜誌

程伊川先生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書唐王龜鑑創書堂於
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 應乘

前時與堯夫游西街得新出白千葉花以呈潞公公名之曰
同玉玲瓏 詞馬光詩註

宋文潞公園池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
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列水右潞

公年九十官太師尚時杖履遊之 山堂肆考
蘇子瞻出守錢塘來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
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有興也便

箋 東坡別集

蘇試尺牘頗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 同社

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
 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
 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做而營之三
 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
 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滌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
 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司馬文潞公先
宋廟碑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
 前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
 是一生愁侯鯖錄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尉郟邑越明年某月生公
 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楠各一

本於庭迨今凡若而年月諫議之死骨已朽矣公相繼殂
 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惟是茲楠
 蒼蒼猶在邦人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溫公祠記
 司馬溫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
 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誠故神蓋已
 見於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諺曰三歲至老信
 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耶王文祿機警
 天聖九年閬州路運使司馬池遊台星巖題崖上云司馬光
 捧硯勝遊錄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
 鴨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
 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江休復麟幾雜誌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千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同講後一日即拈簽命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餽講一椀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天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會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續真子錄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道山清話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為西師所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亦默不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接上古人千載之風矣 鐵圍山叢談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近峰閣略

司馬溫公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注樞密學士蔣公知府

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公問石工對曰
此蓋湧泉石也乃於飲亭下鑿池爲埒置石其上夏日從
旁微水灌之躍高數尺以清暑氣

宋詩注

曰古事莫謂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
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上茶妙
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
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歎以爲然

東坡別集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
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
夫難狀晚景烟霞蝶上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
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蘋無價歎飄零官路荏
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

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東臯雜錄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
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
往往或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
猶嘗患如此從來未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
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
難也何涉蜀人

明道雜志

異說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卽以相公目之馬
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
問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啊叱不退
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同上

溫公以楊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

如莫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魏迥客話

司馬溫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間
語亦在於直諒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
若溪詩話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
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晁迥客話

人傳溫公家舊有一玻璃盞為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
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
過差宜恕於斯人 彥周詩話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
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
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

所以相薦也
景仰撮書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
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東坡志林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象山知荆門止元當設醮
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吹劍錄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日百日小祥大祥
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春磨之
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春磨燒又安得施唐李
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為小人為罪人也
詞話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非作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 雜志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非作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 雜志

同公體至今相仍作十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
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
子有平中准農田餘語賀人坐此無眼曰有眼也人入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入品政事只此開主
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為疲也亦只
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陳繼儒長者言曰心無大執

唐蕭至忠素有雅望後附太平公主以進嘗自主第門出遇
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傳蓋取潘安仁西征賦中句殊有
情實司馬溫公作通鑑遽以臆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雅
俗迥別矣豈以溫公而不讀文選人故是識趣為難耳讀

吳史詩疑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稟績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

不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
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霏雪錄

說苑云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
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天祿識餘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
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

性異日之患庸有極乎冬夜箋記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高

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
上華嚴閣于佛岩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

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黃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
堂凡所經遊多有詩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遇路險策

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手於平
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聞見錄

司馬君實新第初遷入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千問
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

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為防命亟去之道山清話

司馬溫公獨樂園七詠乃讀書堂釣魚菴採藥圃見山臺弄
水軒種竹齋澆花亭也同上

司馬溫公有真率會蓋本於東晉初時拜官相飭供饌羊曼
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

隨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
精饌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能改齋漫錄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夫司馬光作真率會伯

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

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亦曰

耆英會玉海

東萊先生云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未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
指高歡也歡追諡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

引其謚此亦文章之關鍵後耳目志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
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

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

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豫章書

呂衡州溫祖延父謂俱盛名重任其家風先世碑志不假於

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善於信詞做文學之荒墜也鈞磯

位談于終自縣云煇善於計術始文學之蔡邕也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
 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
 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
 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
 其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
 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
 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
 東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
 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
 怖服罪家世舊事十歲六十五歲合正百一十歲亦曰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

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
 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
 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
 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歐公試筆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
 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
 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
 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
 卒時皆服公知人歸田錄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
 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厚德錄

薛奎守蜀一見華陽范鎮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雜志
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
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
世鎮殿試第七十九人同北志不孝者詰之曰貧無以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於錢景湛
處又王仲至處諸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
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跡米芾
書史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解后去長安一
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
見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遇
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為太
尉書祖平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講書畫不可得今老矣目

加昏鑿不能精也

通社堂正堂今文具李琳直玉坐融以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後尚萬壽公主仕至

鎮國軍節度使

撫言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

增為遵勗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

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

其夫不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釐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

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燕翼貽謀錄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第園池冠汴京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

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

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

像晨夕伸函文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

國老談苑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弟故
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
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
怒卽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賊故活
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朱或可談

李端愿宮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
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人分寢閣什物供帳
皆不移具元直中會佳客坐中忽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
卒當制頗快不欲去李飭侍妾取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
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矣草作數語云城頭尚有三鼙鼓
李何須抵死摧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
却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

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妾於玉堂後六日卒 南遊記舊

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 東坡別集

東坡藏墨詩永寧第中擣龍麝次公注永寧第者卽李駙馬
第也今士大夫家有墨其上有永寧賜第四字卽李駙馬

家墨也 宋詩注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少長約三四尺
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
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
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
開卽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
不在徑詣床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
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王陶談淵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畫史其中有一小璽與字類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義叟物故余嘗得其二末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下尤以為寶也攷古錄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微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

李氏求以古隸寫於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栢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

東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隸耳王洙王氏談錄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為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通英閣三圖公書無逸篇君謨真字書

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之軸答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

殿榜公書奉福虛福殿三榜君謨書神藻殿二榜同上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于字交手自襍禱暇則玩閱至

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為書須結體巧常使左方高

氣勢自得道媚乃為佳也與蔡君謨在西閣朝夕評書君

真謨每有所寫求公指其失後語公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

王覺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理公曰仲尼絕四母意毋必毋固毋我蓋不出是也謂此故雖不真固不爾善未即如

公誨諸子屬文曰為文以造語為正當意深而語簡取則於六經莊騷司馬遷楊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修身行道至於性命之理既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輩出詞賦亦未能公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為汝輩道謂此故雖不真固不爾善未即如

公嘗言隋王劼作讀書記凡所說書隨意所取疏之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章此二者大家筆
有存者銅柱黑髮鬚髮之流皆以此出又論越後寺觀至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媼訴其媼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
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
家人衣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謝德錄
真宗朝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為禍福
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
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薰灌其穴殺
公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復
為立廟則已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種放者入王所
禮每帥守至輒面教之嗣宗不復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

聲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命種放
有章奏即附驛使詣闕即乘驛訴於上前上特命於嵩山
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
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
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刻此詩於石置墓傍甚為榮也語
希哲傳講雜記卷一曹學士某于陳國樂工撰歌賦文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一幅晉卿每歎闕其
半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
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爾徽廟命匠者標軸成全圖招晉卿
以觀因卷以贈于時盛傳人曰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
圖者是已夫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酷
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畫齋

後罷去而繼以卷帙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三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絕蓋亦為多王焉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其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卿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至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夫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

東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好尚世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則良過矣

鐵圍山叢談

蘇軾石易畫詩三峩吾鄉里萬馬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詩注晉卿將種常有此志次公注三峩吾鄉里言真山萬馬君部曲言真馬我有真山則將臥雲王有真馬則用破賊如此則假山不必愛畫馬不必取也

宋人詩話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見也去遂為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穎昌見之傳誤也

彥周詩話

王晉卿作寶繪堂蘇文忠公記雜說

蘇軾書黃泥坂詩後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

厭近又以三縑賺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母多費我

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曼墨書此遺之考古錄

王定國自嶺外歸出歌者勸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

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

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

吾鄉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

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

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

是吾鄉坡仙集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

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

敬服同上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何嘗不喜史

記也觀其記李氏山房曰予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

虛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手自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

及觀其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

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猶抄錄慶幸如此况

於史記耶荆公嘗稱坡公表忠觀碑似史記東坡別集

蘇軾答程全父東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

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

為二友同上

宋詩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方回律

雜志

築室焉又葺園亭於湖山之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
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西湖佳話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
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
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
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
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林中須
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
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
其為鬼兵也乃免胄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
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往討為何事門
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

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大
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於左右皆金裝甲胄兼
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取
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
請廣位神號廣位者睜視不言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
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
問曰大王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
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
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
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整冠斂容羨其英特豈期今
日得瞻拜風采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
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兼資
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
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
珠之效死於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
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故見雷萬春面上
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
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人人相傳謂吾
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須臾命酒餚
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
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
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
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造角林

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兼資後累功至正
使見今在京西多與士大夫言之

撫青雜說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嘗見梵冊整齊歎吾儒之不若夜執
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
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翻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唾玉集

宋淳熙十年春有聶事愿者獲古節其文曰皇帝車駕奉祀
汾陰之寶吳璠以獻於朝詔藏天章閣下工部考覈乃銅
也按汾陰記封金匱石匱用受命寶及天下同文寶此寶
不見於紀載朝論議之卒不加賞云

辨疑

河東賈弼爲琅琊叅軍夜夢一人痘疱大鼻矐目請曰愛君
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
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

中谷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幽朔錄面笑帶兩毛只及口
遼世宗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北漢主劉旻聘後
旻敗於高平獨乘黃驢自雕窠嶺間道馳去旻歸為黃驢
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遼史

遼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薦北府宰相張孝傑忠於社稷興
宗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鵠同上

遼重熙十六年十二月辛亥謁太祖廟觀太祖收晉圖同上
金太原王氏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嘗有金蠶金馬之瑞至

璿琪珣胥擢第號三桂王氏金馬在部掾清卿房迄今寶
鼎之神州集覺派無盡嘗具發世遺寶其言兼資於果地至祖

一經樓在應州龍首書院東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教子讀
書處舊志其主存應山之縣果收其言兼資於果地至祖

金皇統中高平舉子六七輩赴都試憩於韓店而道士徧視
諸生得李旻執其手曰公富貴壽考他年當建節於此值
水敗道賴公治之語畢不見其年登第歷官至中丞歸老
起為昭義節度使水果敗道父老請修治旻歡然從之即
今石牖也舊通志築室南書院中平章文惠西園公書齋

金靜江軍節度使赤盞暉從宗弼入杭還載資治通鑑版以
歸經籍志款武列卷四十七

金初製國字立學官於西京納合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
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

椿年仕至叅知政事有相才本傳謂武而文政獲百卒之
大定四年正月戊子上謂侍臣曰秦至宗翰有功於國何乃

無嗣皆未知所對上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囚者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雜志
人得非其報耶金史曰知嘗問宗師西京於幾四香干
大定十七年十月辛巳上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
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數百年之
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同社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謂原王璟曰宮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
具知天下遠近阨塞同上

湧雲樓平定州城樓也金太安二年州尹趙秉文記謝志以
讀書堂大叅段公嘗築室讀書河中平章政事西圃公書讀
書堂三大字從事歐陽應丙記子秉謙年十三讀書其中

稷山志

金大定二十六年翰林修撰移刺履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
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

示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本傳

李獻能貞祐三年狀元及第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
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續前定錄

金天興三年張奕輩請為崔立建功德碑直學王若虛辭撰
示文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元好問張信之諭以立
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
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
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
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史

李琦山西人為都尉在陳州與黏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
入汴附崔立妹婿折希顏娶夾谷元之妻年二十餘有姿
色立欲強之嘗差琦出汴琦以妻自隨者再四立遂欲殺

琦琦又數為折希顏所折辱乃首建設立之謀六月甲午
寶坻李伯淵刺殺立同社交夾谷示之獲平二十餘年

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嘗得宣和湖石一窾窾穿漏殆若神
劓鬼鑿炷香其下則烟氣四起散布槃水上濃淡霏拂有

烟江疊嶂之韻遺山集 卷八 共編家

元遺山論詩詩注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同社 曰宋

元好問天慶觀記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

金為河東名筆同上

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

選者四人閻復為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同上 卷五 品

元遺山姨母隴西君諱日作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

金諸劉鄴城今日無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詩註陽曲劉氏

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

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

旃幕障中庭乃扃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耀爛然一室

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餘三方都

無所覩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牀下得竊

窺焉兵火後此家惟一兒子在姨母能指鏡處存否則不

知也故予詩及之同上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

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

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

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

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擎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并堂坐塔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故為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歸田詩話

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自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為嗣蓋令陵川時尚未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珎詩云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當作珍為是四女名柔 郝經元遺山墓碑 金二元氏一好問女弟文而艷為女冠元平章張某謀娶往

訪之詢其所作元出補天花板詩張悚然而退詩云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入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一好問次女名嚴適盧氏進士楊思敬夫卒遂為女冠好問有貞燕詩二首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逼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汚潔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線可無疑豚魚自是詩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蓋為嚴作也詔為宮教號浯溪真隱有浯溪集行世 州志

陵川秦簡夫悼亡一詩高出流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者耶 中洲集 梁公贊諫興陵田獵表傳於世其賀章宗表云曾天子祖天子世嫡相承舜何人予何人自強不息自河南府倅移華

州防禦使謝表云昔同維戶已陪嵩岳之呼命領華防願
榮效封人之祝世亦稱之世其賢章宗表云會天平臨天
奇嵐擬柳先生王中立平日來汴館於趙閒間公家中秋夜
飲酒賦詩且就公索墨水而樂公如言與之明且不告而
去壁間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墨水具在朝士來觀者
車馬填咽汴都競傳王先生仙去矣久之先生從外至問
二字以何物書之不答題詩其旁云天地之間古儒醒
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同上
一書生在童子寺曾舍讀書常夜有一手從牕入生備繩索
繫其手引繩而去明日循其所至繩繫葡萄葉呼僧剗削
其根血出如注此妖遂滅源灑誌燕來雙燕下述集限
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其聲婉而哀曉起

詢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命在任恣貪墨委一僕主獻納
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
哭柳素負節義往見令詰其實令不能諱悉告柳柳忿怒
曰願假此僕一見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則命往市酒果鹽
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脇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卽
奮匕首殺而烹之翊日召令及同舍飲共食僕肉飲散虞裕談
行令往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卽其肉也

撰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人於儀真卽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

所置館鏡薌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明年夏始一往其後
或數日或數月一往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區田十頃
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在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黃河老岸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對
江壩河濱殆無以異恍然而悟曰天下事殆不偶然河濱
之田有以兆此行矣鏡瀟亭記亭出即平夏故城其地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
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
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
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
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一天祿一
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
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
文選等尚千餘冊並畫百軸載三鹿車自隨三硯則瘞之

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凡之
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
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元好問故物譜

元世祖在藩邸時張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家大宗
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
遵行從之元史

張翥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垂
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
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或曰仲舉病鶴形也時有相士
在座曰不然此雨淋鶴耳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

通顯

續前定錄

張仲舉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一出坐盡傾嘗爲集慶路學訓

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豸冠點饌仲舉戲續
云驢肉作羹御史蓋河南人也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仲舉
乘夜逃奔揚州捧腹集江而還陳中書矣外人大潛姪立

字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翰林學士張翥草詔削奪擴廓
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可左右咸勸之翥曰
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
為之字羅帖木知之亦不以為怨元史

成廷珪字原常廣陵人工詩燕息之所曰居竹河東張翥仲
舉為忘年交載酒過從殆無虛日仲舉以詩名於廣陵原
常恒和之仲舉題居竹軒集曰予在廣陵時與原常惟詩
是談元詩序

張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

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
已他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
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
苦也翥因相視大笑同上

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辛卯秋帝至雲中
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庭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
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
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材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
之酒即日拜中書令元史曰某官主以未嘗遊惡王詩

呂思誠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
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文藝傳其日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畫見三急脚召渠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之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瘠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仍送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余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非雪錄 爲文請長置樓字苦思薛元卿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樵者問蒼翠羣賢詩

文爲瓊林集元卿善爲文而尤長於詩揭曼碩留瓊林臺月餘齋三日乃爲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檜百折莫能撓清拔孤峻如豪鷹俊鶻千呼不肯下蕭條閒遠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入以爲知言 文苑

元薩公天錫嘗有一詩送濬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閒中今古錄 曰蘇門集尚書于文翰中曰其意亦深天臺掾薩天錫求識予面而之燕南八月十四夜風雨宿菌閣

臺絕句七首明日追送之均補外史集十四交風雨昏齒關

薩天錫所作詩曰雁門集尚書于文傳序之曰其豪放若天

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秦華雲開蒼翠孤聳其剛健清

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娟

媚也文苑世指問其姑史曰此經世固善也聞李與羅

揭文安公奚斯延祐初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平章李文忠

天公孟讀其所撰功臣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則膽

史牘爾史斷

平水王鄰曰中書湛然有天然之才如寶鑑無塵寒冰絕翳

元人詩話世心變故棄對歸于平不肯平黻新問意

徐世隆宋子貞墓誌貌清奇耳聳過眉許相者以為壽且

貴後拜平章政事年八十一雜識世指問其姑史曰此經世固善也聞李與羅

張女諱阿慶汝南忠武王第八女今翰林侍制郝陵川所聘

也日誦數百言尤工屬對十歲而逝元遺山續夷堅志記

其事附屬對睡思昏昏如醉思閒心寂寂似禪心洗硯黑

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牆頭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楊柳

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楊柳畫屏春關山明月子

規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外

荆榛有底功勳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

海收天下之風雲燕石集

關仝層巒秋靄圖雖祖洪谷子而間以王摩詰筆法融液秀

潤正其中歲精進之作也人謂有出藍之美詎不信夫梅

花道人題詩曰羣峰轟轟暮雲連蘿磴逶迤鳥道懸落葉
深深門半掩疎花歷歷客猶眠巖端飛瀑為青雨江上歸

舟沂碧烟應識箇中奇絕處昔年洪谷屬君傳吳鎮雜識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為漢卿不

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
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藥怨等與西廂記

凡十種然西廂盛行於時南濠詩話

張德輝元裕之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元詩序

秋谷李平章所善客鄱陽葉天文隱居不仕其行卷曰秋江

釣月圖陳泰游容州詩

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

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

質樸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

賊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元史

送振先宗丈弟歸祖庭詩跋元遺山金士領袖生平極重歐

公嘗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北人至今佩服其

言圭齋集

萬松野老行秀湛然居士集序湛然居士嘗慨然曰惟屏山

閑閑可照吾心耳中州集

陳旅字眾仲莆田人為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祖常一見

奇之曰子館閣器也胡留滯於此因勉遊京師與虞集延

譽於諸公間旅安雅堂集張翥為序元詩序

元潞州守周幹臣有德政一夕宿屯留短檠膏盡然以錦炬

達旦不滅至潞止天慶觀燈復如前道者三吹光焰愈盛

及巳時又與修撰傅岩輔飲出樽酒酌七十觥不竭遲明

以水注之容不及半二事人皆異之王嵩作酒聖燈神記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舊通志

魏文昌壺關人本農夫輟耕憇神祠見梁端有書取視則風

雲變色持歸作地室習之術成能隱形變化嘗有事被逮

挾一瓦擲之縣廳及笞瓦碎而體自若尋縮入瓶中呼之

則應而不出尹怒碎其瓶再呼則片片皆應遣人四捕已

揮霍過縣南八里川矣時耕者滿地文昌剪紙為兔衆競

逐得免其他幻術甚多人以左慈方之或曰文昌後亦尸

解去

潞安府志

元至元中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

元史

至元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贊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
丈惟平陽加一丈諸怯薛友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
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爭者為髹漆殿器皿之

具甚便監官從之

同上

裕宗在東宮待制李謙太常宋道尤加咨訪至元十八年命

宋道擇可備顧問者道以郭佑何瑋徐瑛馬紹楊居寬何
榮祖楊仁風等為言太子曰是數人者盡為我致之宜自

近者始遂召瑋於易州瑛於東平復辟楊仁風於潞州馬

紹於東平

同上

英宗初鐵木迭兒為右丞相怒趙世延昔嘗論已遣人逮捕

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啗以美官令告引同時
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

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後數日復奏世延

當處死罪上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銀鍊欲使自裁世延終

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

同上

雜志

卷一百三十一

潞安府志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爲尚書左丞海都
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內地就食紹
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欲令餒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
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
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
爲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上曰馬秀才之言是也洞註
文水龍堂石爲楷記卜地文谷之口開基西山之阿舊志
還山亭張養浩記平章秦國公於上邽先塋趾數百舉武某
山之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同上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
命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世至
今不改農夫餘話

觀稼軒元至正癸未太守菊軒張侯建郡人李庭通記舊志

至正之亂張仲舉僑居雲錦山中餘干甘克敬復與甘彥初

張可立往從之游仲舉少許可於三子獨加重焉明洪武

初三子皆以前元遺才爲士林推重元詩注

夏縣趙尚書玃元末兵亂母抱匿林間虎至母置之地虎熟

視去稍長遊郡學夜臥學舍中羣狐採麻葉扇玃謹呼趙

尚書苦熱玃驚然亦以此自負仕至兵部尚書舊志

明洪武六年太祖謂省臣曰朕飲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

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嘗聞宋

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相

傳本縣陶村前代設專官督進葡萄酒本省他縣葡萄酒蓋

寡未有可造酒者所進卽陶村產也安邑縣志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杜敷拙菴洪武癸丑上黨張安伯子壽氏記

潞志

明洪武九年三月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刻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明史記事
洪武時解州下馬村有子保兒者娶本村汪氏女甫三日而戍南海汪氏家居以紡績為業孝事舅姑竭盡其力每飯輒留米一匙積至月朔市香紙謁武安王廟以乞夫回久之歲在丁卯三月二十三日時保兒在彼為總戎牧昏暮時王謂保兒曰汝思家否泣而告曰僕離鄉萬里而瀚海至隔絕何以能到王曰吾亦解人寓官於此今而西還即欲往當偕行遂帶於馬後瞬息間墜於下馬村之東壠遍體

沾濕筋骸疼痛及旦乃匍匐而叩諸耕者始知至家見父母與妻相持而哭備道回家之由乃知王神力之祐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逃即保兒還家之明日也事聞遂蠲厥役至今雖童兒皓叟皆能道之而汪子之家尚有人焉

舊通志

壽陽高防罷復儀令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圭刑吾當為主刑官乎俄而高祖起為刑部員外郎吏齋印至一如夢中所睹 野乘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構淳秀出韻幽澹為文人開山若荆關宏瑑董巨三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興沈文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為行家建幢若趙幹伯駒伯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雜志

見

驢馬遠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鉢塵土禮塵雲霧神叟我念以至與興文慧欲無盡其

葛誠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

得於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上執之成獄即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先舉誠許為內應入王府

無大小誠皆籍以告後謀不密見戮其家革除遺事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

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皇朝盛事錄

代王之母邠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

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貽敝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即位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

上謁帝令工部草創水宇居之不令人宮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剪勝野聞

親王享國長久者代簡王六十九潘莊王五十九大臣眉壽韓忠定文八十六陶恭介琰八十五張恭肅潤八十三皇

朝盛事

壺關栢林西山有古北極祠幽僻人不敢夜入郭翀未第時與友人賈敏李素約取神笏二友先令人潛神座後恐喝

翀其人忽聽神云郭狀元借笏翀至取笏見神立授之後翀開科臚唱第一及登殿太祖從燭影下見其眇曰真榜

眼因易第二名人猶稱郭狀元學使德清陳霆詩三晉古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雄國歷世多異人偉茲壺山賢開國推文臣微時掇神笏
塑偶起欠伸登龍首臚唱氣壓三千羣誰云貌不揚便腹
皆經綸何時拜遺像千載瞻風塵 舊通志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
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
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
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
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
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
奧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
真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
之盛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

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
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
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
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
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本褚
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
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
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東之東之傳猶子彥遠
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
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
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
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

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
名於金傅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
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
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
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
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
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
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璉仲珩杜環叔循詹
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
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泂其孫樞
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春雨

雜述

宣德年間李琮巡按廣東過梅嶺得白神公洞仗劍入見二
羽士對局壁上梅花粵粵神公折梅一枝贈琮出視之乃
石也至夜神公來道宿緣從遊數十載問壽問秩問嗣應
之如響一切疑慮咸取決焉神公好飲酒食雞圍碁但不
藉見其形久之別去圖形示公鬚眉皓然有仙人風骨石梅
花春冬色變不常傳爲家寶

舊通志

蒞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皆
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
藉僕致餼於文清固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
通於吾公不得階君反却其餽耶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
君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
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

謁未幾文清得罪明詆計節歷少職又贈又時之亦不封
指揮使華嵩與蔚州中官王振姪爭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
添之柳教坊門克夫同衛軍馳驅驅立在晉武營晉武
薛文清公瑄生時肌如水鼎洞見五內其母欲不舉祖聞其
啼聲止之因此兒體清而聲宏必異人也及舉之家傳動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公皆質實人雖
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冠覽漫筆書賦在南臺時臨川危大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為天地之
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之層復西層也殊不知實
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
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此山阜皆從水中洗出
宜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

天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巔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
露雨雪是也同土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
美處某嘗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於處世直道見黜
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古穰雜錄五賦為京遊汎汎

祁縣北白村里絕險可避兵正統十四年虜圍寨其夜寨中
炬武安王廟刀鳴民家金鐵皆有聲眾懼不祥次日寇解去
夜見寨上火光及聞人馬聲疑有備也太原府志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三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
體土物賄當路沐入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
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孤樹哀談

威寧出塞俘誠甚多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

颯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人乃以威寧
此陳鉞何其忍也鄭曉冷言

駙馬無封侯者樂城富陽永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
于生駙馬崔元以迎立封京山侯孝陵少公主駙馬趙輝天

順中求封侯不得嗣止馬警錄

耿九疇軒輒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
耿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黜

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止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
美曰泛論人才恣及九疇非其罪焉因曰此人操行誠不

本易得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
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後渠雜識

天順元年五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振家在京城內外凡

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

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通紀

東嶽廟殿前鐵盆俗曰醮盆金皇統元年所鑄盆下之座則
明天順時所鑄盆刻鎮國上將軍南陽州刺史趙寬座刻

知州趙寬廟中一物兩朝兩官姓名相同亦奇甚矣隰州

志

耿文恪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父清惠公為右都御史上
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謫泗州判官益

芮屬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苑瑛錄

耿文恪官禮部尚書時常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
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

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為吏書崔後渠洹詞亦及此朝

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驛毫
不禾有司其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昇肩輿此在公亦
類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亦如是先進遺風

芮城王莊毅公紀嘗夢身為臯陶後任刑部尚書見象雲韓
公所撰誌銘調見錄宜效如韓林劍信於商四代民官益

王尚書國光精識鑒一日在高平劉令惠相座劉出其子鴻
訓及同學生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文質之冢宰覽竟

驚曰皆公輔才安得萃處一室王文雖工惜福差不及諸
子後孫公居相官司農鼎相官中丞張公慎言官太宰鴻

東訓官東閣大學士館師王家礎壬辰登進士選涇陽知縣
未任而卒皆如其言澤州志贈十給軍

松滋伍琇知汾州生子文定於州署時成化庚寅九月十五

日也文定平宸濠仕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家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
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

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
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為妹賂鄰嫗

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
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喉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

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狎年纔三十四自幼即縛足小而為
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若手人法司止其獄憲廟以為

人妖置諸極典云澤州志記瑤瑟歌人潛習卦內符

成化十二年七月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

夙權年三十餘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遊陝西遇道士
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迺遷入都潛住內侍韋
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
內殿中憩息御牀諸侍臣多拜禮為佛刺事旗校聞以八
月往正定府舉事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其黃絹袍笏
冠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上黨人盧言嘗汲適見一犬墜草澤中幾死救出飼養遂無
恙出入嘗隨之後適毫醉臥旅邸鄰店火發犬上牀嗥呼
不醒啣其衣拽之言始覺遂得免潞州 潞州 潞州 潞州
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刀
破之中藏一鳥黃鸝也何以能蟄毬中何以水不能渡入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王屋山下有人解柿樹木心紋理作佛佛像眉目手足纖悉
分明雖圖繪不能及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洞上

弘治間澤州高平縣廳事後掘得碑有草書絕句額傍並無
題識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悶倚東風

立看去東風獨地愁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列朝詩選

祁縣玉清觀有牡丹甚茂弘治間王府析移其枝遂稿後有
村民由省會歸者途遇女子求載車中及觀下車大叩之
則烏有也既而花復盛開人謂花神云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舊通志

明弘治辛酉和順縣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傍公
寓忽夢隨縣尹至六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見全省府州
縣正官皆集堂上坐一尊官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
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俄有

將使齋文一通置案衆曰天降山西秋榜至矣開榜傍
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知府知縣皆起應
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學生知
即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
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下一父至四十一名
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本備中坐者又舉筆一父
派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會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
一父至六十六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
死者凡幾家中坐者又舉筆一父又唱名畢中坐者曰衆位
公可各舉所知凡此舉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
訖上奏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盤陀驛
王遇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

五餘皆如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

通志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
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
五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攜去回
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
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
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給之
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
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
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數
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

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椎鑿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大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眾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眾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祝允明語怪

正德七年十二月山西李五世習幻術嘗入延安府坐臥一深室鼓惑愚俗至是劫縣殺人官兵敗之五先遁走。通紀

正德十一年應州奏捷上降勅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孤樹哀談

正德十二年武宗繇西安歷偏頭抵太原太徵女樂有劉良

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大寵載歸江彬與近倖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十四年八月南征宸濠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上渡蘆溝橋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上倉皇自乘單舸共疾歸載姬俱南十二月至揚州東循草場大獵以劉姬諫稍止。記事本末

正德中吏部尚書張綏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禴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聞見錄

嘉靖三年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下所司勘賜實勅命獎諭。明史葉

明嘉靖辛卯太宰喬白巖自京口北還登太行約少宰孟暹齋大司徒李石樓會於沁水止德勝寺之翠閣堂易名三老劉龍記續誌沁水有雙麟派即蘇盛翁母卒王京題韓井南本縣人初行陰陽術偶於石匣中得異書一卷皆丹字習之遂能驅役鬼神隱化變化縣令召而試之與一罈五節縮入其中碎之無形呼之片片皆應人於他所見之後遂莫知所終其後裔尚居作平村沁源縣志

洪洞韓忠定公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續誌公致政以無言不言之士象皇自乘單騎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間夫入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止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

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後渠雜識深輦賦勤於于慎行王文端公傳韓淑人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生公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家傳

邑中有鳥曰老鶴每賓興之歲來棲於庠之殿舍其數幾何嘉士之登科者亦如之鄉人每占為預報嘉靖丁酉有五鶴集於庠須臾一鶴飛於西南是科中式者本庠四名而澤州間承光實原籍高平也鳥之徵異如此高平縣志

衛文清周祚發解前一日太夫人許恍惚見一紫衣神降於庭曰汝家合應是黃冊書手忽不見太夫人疑之密語家人厥明捷音至哀然舉首後位至端揆方悟神語云曲沃

縣志文出而火賦又謂其某日高對會其人不知其姓名

衛公一鳳守青州時一獄官女為魅所憑廨中火數起獄官

瀾懼請於魅魅曰衛尚書坐堂上殊礙出入非出爾女於外
不可女出而火熄又澤州某氏高樓有鬼人不敢登侯公
璉未遇時請以身試之至夜分果有物將登竊語曰侯尚
書在盍急避之三公後皆如其官澤州志人誤之密語寒
尚書白公所知家居時室內忽地輒墳起數日漸高視其下
產芝大如斗金色炫爛莫不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澤
州志 嘉靖辛酉長子有城役乏輒兵道某命發古冢取輒發一冢
呂及隧皆琉璃金碧龍鳳之文有巨蛇守之赤色目閃閃如
電吐氣繚繞如烟觸之立仆懼不敢近乃止舊通志
李偉繇翼城徙潞縣兒時嬉里中有羽士遇之驚語人曰此
兒骨相當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旗幢鼓

稱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李太后野客叢談

開柵鎮聖母廟乃軒轅宮人西陵氏土人以養蠶故祀之莫

知其始內古槐一株徑四圍世傳千有餘歲正德間枯至

嘉靖再生初中空如磬內盛石子再生後內外堅實若嫩

樹然太原府志

朱俊格靈印王朱聰漏子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籀

墨蹟手摹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世宗時獻王儲明堂

三頌興獻帝后挽歌賜金帛著天津集若干卷列朝詩序

郡庠儀門西有元碑前鑿一孔稍下後鑿一孔稍上中虛容

并許父老云嘉靖中一方士徘徊其下一夕乘人睡熟鑿

碑其中有物潛挈以去嘗聞玉韞山輝惟卞和為能辨此

嘉殆其雋與潞安府志 水鄉林野古巖嶺火城嶺山頂與

嘉靖中襄垣民小葬地於水碾村遇古塚請決於鸞仙須臾
箕動云吾常由張賓事趙殺劉曜輔石弘皆我之謀也吾
歿於戰葬此後絕矣可爲我作野史因留題云自從離世
無主何地隱吾身細草山中路淡烟溪畔村春風吹恨骨夜
月照孤魂欲說前朝事吞聲淚滿襟天王起鉅鹿推我作
謀臣苦志披金甲清談笑竹林身因劉曜死志爲石弘申
未寒食誰無主荒邱我有身一生徒老矣安得上麒麟卜者
聞之遂封其塚潞安府志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姪曰吾老榮已極
壽躋耆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梁中易流侈
聞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歟洛溪雜記
祥符玉繼巡按山西監臨科試搜閱汰卷中得陶琰王槐二

卷連舉解元衆服其明

楊貞肅繼宗未第時作石屋白巖山寺前讀書其中冬夜獨

處虎蹲於戶公伊吾達旦恬不爲懼今舊跡猶存澤州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
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迺詰公曰

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

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退後渠雜識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

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將公

鬚曰此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

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惟公一

嘉人耳洞社內曰世來百六諸案李公與蔡蘇君曰內曰曰

嘉興富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曆日內臣曰
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出牒取
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即索金錢內又出牒取庫金錢
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昨
嗜活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
姦豪盡束手斂跡但得改過即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
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
由是權貴斂跡朝廷金帛中許幣幣出之既請公曰
萬曆辛丑歲饑迎澤門外橋下有東人來就食者一老一壯
一婦人收養遺棄嬰兒全活甚衆陽曲縣志
萬曆間西梁村賈人販於海外歸里自臨岸見其道人眉宇
軒豁格俊異謂曰吾與若鄉里也若可寄吾家信及詢

居址乃曰第過岸啟視吾函即知吾居矣客登舟驚浪拍
天舟不沒者版寸許閱日始渡海啟函止硃書子房送舟

四字同舟人因於岸立子房公廟

襄陵縣志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皚尚衣
薄綿再加一綿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爲予
言北上鴈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

隆也

燕間錄

戴石屏詩麥麩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
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

風洞書人案双溪野至山今日三主矣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
養一野狸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鷹

蓬走入古塚後為獵犬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
曲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
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廣異記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於進取從太監

漢張敏舍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云 陸武漫記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

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

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為潞府王官王敬禮如賓

山師遷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盟墓墓上石刻一聯即夢中

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

以次女行合卺之女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

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

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即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

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婚後登萬曆庚辰

進士 隴蜀餘聞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為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

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

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

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

山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為忠厚之報云 同上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蘆以

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云輸蘆以

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始

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為避且使上林射鴈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一 雜志

盧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
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
風高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山西有人善搏虎蓄一弓極勁出必自隨一日官命捕虎山
中使其侶將弓以從道語間虎出於薄亟呼弓來其侶倉
皇悞以他弓與之而將弓者逋矣柔不堪用應手折其人
以手把虎足虎人立而吼虎鎖骨極堅抵擊不已賴有鐵
脊憤可禦不然碎首矣且黑道無一人其人恐更有他虎
當不可禦遽伸臂與虎一啣而虎死焉蓋虎性甚耿有不
如意卽憤極須齧人乃死其人識虎性故假手殺之吾吳
中人官山西親見之召至啟其臂傷痕尚新也

王穉登虎

苑
朱衣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歸陳
繼儒以爲卽古之赤鷄也

澤州志

父老相傳遇陰雨之餘或烟霧之中味爽之際古城城郭樓
堞宮室烟樹宛一都會日出乃滅

太原縣志

陳白沙游太學祭酒邢讓試陽和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讓
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繇是白

沙名震京師

後渠雜識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遷官謁
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答蓋其時皆然其
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
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於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

而辭不往乃闢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
以爲怪後聞之余弟乃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不盡然 同上 一略會日出八 大風

余初任由東時布按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
於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
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
刺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尚
不盡然 同上 一略會日出八 大風
大同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
時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
大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
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

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
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鄭曉今言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村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縣
王卽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不得已持符市
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
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
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
漫呼空中又輒應於是王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
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
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
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曠園雜志

龍岩上有洪鐘高八尺圍一丈五尺六寸人傳前明時墜於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雜志
地村人集數千不得動衆歸村食有一牧羊者立懸之遂
坐化洞中村人知其異塑像焚獻其鐘至今懸焉 永和縣

誌 縣志云 縣志云 只指果哥金收燈王狀其對神然貴之

有教官楊某者嘗夜遊東城見燈火光神彩異常徐往就之
有小戶額其上曰陽光洞入洞中蕭然無人有几案香爐
案上有黃庭清淨經二種燈一樹油將盡而案旁有甕滿
注以油納一杓楊乃以杓添置燈內甕油將盡而蓋不盈
也已周視洞壁下皆甕中實以金試取之皆不動躊躇久
乃出舉武廻視洞已闐然罔有矣 靜樂縣志

相傳風峪山巖鑿字云立一箭臥一箭金鍋耳子露一半溝
之南道之北一輛金車露枝幅不知何謂年久漫漶字不
可辨 太原縣志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醵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以
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膩體吾所冠爲銅簪明日
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試之竟不可
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
之耳 舊通志

涑水每歲冬夜間時聞冰裂聲城戍者遙見有物如羊自西
來冰劈積兩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自開裂水湧
尺許逆流過南橋至呂莊河相傳有梅叅將戰敗執戟執
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逝此其戟精或曰蛟也然未可測 舊
通志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
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塌之具爾

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傲閩越間
晉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
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情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
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
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
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燕間錄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
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
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
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
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
王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

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與武恭事正相類江盈科談言

李僉憲希樸歸田時年七旬餘天性樂易爲德於鄉稱德門
第一丁酉歲元孫皖生時公幾頤矣戚友爭持羊酒登堂
賀公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扶杖出迎子國學生燉孫茂才
仙品以次起會孫商水令興高甫冠餘罄折隨其後觀者
歎羨以爲太邱朗陵遺風庶幾復見於今故壽公者有三
仕百工範一堂五世人爲一時僅事云解州志

邑耆民郝進十七子可謂家瑞靜樂縣志

陽曲四美園中舞鶴軒有墨鶴坐其中宛然鶴舞蓋呂紀筆

名畫錄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艷夫婦同行不知是夫有是

大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磨甄所
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今頗傾頽語云大同婆娘
蔚州城牆宣府教場朔州營房亦不誣也道游瑣言

劉雲瓊臨縣舉人趙禔之妻有冰雲居詩自署曰離石檻花

居士

列朝詩序

王世人爲之

神韻事云

謝氏志

卷之二

西陵董氏少玉麻城周弘禴之繼室也弘禴字元孚抗疏兩
遭貶謫間關萬里少玉皆共之貶雁門阨於靈邱廣昌間
三日不火食僮僕皆悲泣少玉哦詩自如年二十有九羸
卒嘗笑謂元孚曰妾幸而爲君婦得稍知詩亦不幸而爲
君婦卽有一二佳句而人必以爲出君手王元美序其詩

稿同上

鞏昌衛關永傑崇禎四年會試入都與儕輩遊壯繆祠有道

士前曰昨夢神告我後人當有登第者後且繼我忠義可
詰之永傑愕然頗自喜已果登第後爲睢陳兵備僉事十
五年二月陳州破永傑格殺數賊身中數刃大罵而死贈
光祿卿靈應錄

吳建畫筆其在於今殆片楮爲重矣平陽西偏普庵堂永陸
社乃有吳生所畫永陸百二十軸社之得名以此姜子綺
季爲予言聞之寺僧述畫所繇出蓋奇甚明世宗朝西河
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爲廢寺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許兩
崇下不濡雪甚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王心異之乃掘地以
窮其怪掘深五丈得巨石函一以鐵緹二道束之發之又
得錫函其最中函以木木函啟而畫軸見乃希代之奇寶
也王甚珍焉其後王薨嗣王不知寶異以乞揮使呂呂又

死其家落寺僧以常直得之因創地以藏焉則崇禎間事
云因姜子言急求觀得見三寸軸信奇筆已遂作歌志之
莊址嶽蹊道子冰陸畫軸歐序以難歸其處東之發之又
崇禎庚辰秋陽城析城山中諸樹忽枝頭遍掛人形長五寸
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綾如傀儡繩繫狀山
西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緣殼開裂中出三蝴蝶飛
去竟不知爲何物石巖之下亦纍纍然舊通志此姜子餘
采陽許冲亮與甘肅生冲明友善崇禎間相約汗漫遊至高
平遇牛公子某留憩南關道院牛倏遣家變以千金付許
曰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
知也居卅年所不相聞至果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
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

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賚金偕往見公
子抱許痛哭既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
奉爲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汗我牛
改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邂逅宋中一巨
公棲遲歿生亦不食死澤州志

近年有營葬穿壙而遇古穴者窺其甃砌堅緻采繪人物之
狀完好如初尸體衣佩仰臥在牀有若寢息衾褥枕席都
未損動或以幽室久閉未可輕入及入之觸風輒化前之
所見一切如掃亦不知何時有此葬法說者疑爲金元間
事然史傳中亦未之見也太平縣志

莊麟山西永寧州臨縣鄉民也年二十未昏暑浴於河見大
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髻若訴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

回顧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翻
其然俊逸揖麟而言曰承德子甚已請於家君將以妹室子
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
崇矧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
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爲漁所困微子將鱸
示於市矣舍妹明艷真堪作迷乎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
恻憐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於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
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魃爲虐子以禱
甘雨可立豐也及寤而晶在遇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
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
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採懷予
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主人立祠河干顏曰放

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潘靈樓雜說明賈汝京今于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
寡翁卽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
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
弁被官兵俘獲時纍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
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
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洗浴
更衣慶忭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爲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
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
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
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
與吏目序兄弟焉觀聞錄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十 雜志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
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
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
作瓦石俱飛墮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
女父母俱世家在正定之平山縣頃見我母云與此處
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正
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為釀資諧伉
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
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
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
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擇日往
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可物即買於京今子

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謂杜秋娘詩云點爾留其贊蕭然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穴居山西多窰房即所
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南又有斜
土不畜水亦不可種 呂種玉言鱗

舊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
利固非士大夫所為况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為戒 王崇簡
冬夜箋記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鈞
廊偶筆

先文康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聖賢先
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
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祠柱木表而望之真對并熾

嘉禾曹秋岳溶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黛
 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篆刻某闕氏之墓為蒙古書先
 夫生考繹最詳榻數紙歸同上細云恐同文苑戲唱望賀夫
 大同左衛元帝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
 熱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朔州縣志某公題之廿年不盡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天祿
識餘非士大夫視為民取賞必姪耐恐其何為無五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為名卿而其孫愚駭不
 知書家以申落至持銀碗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
 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為戒因書示子孫輩云朔州縣志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春不出田
 鐵母今有鎮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

覆古苔氣應干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
 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同上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
 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鏟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隴蜀餘聞
 絳縣激泥硯一絹袋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之細者
 已入袋矣陶以為硯水不涸天祿識餘
 沁水韓王村玉女祠內有樹一株老幹婆娑每當春秋開花
 二次春則紅秋則黃花有異香歷年既久人莫知其何名
 澤州志
 城南荆開府墓前列華表翁仲繚以周垣內植栢可數百株
 十里外望之鬱然成林明崇禎甲申李自成渡河寇京師

嘉栢忽盡枯死踰年復生因國朝吳中桂逆命滇南栢又枯
魁奈蒼翠如故吁亦異矣臨晉縣志因因內蘇酥瓦燻百料
康熙三年四月東鄉人誘豫客至家謬為盟夜半約同入市
大買布帛草徑推入管井復乘輓石聽之聲聲皆中且初升
必行人聞井中有呼救聲且曰我早待矣足者縋審訊其故
山當集衆縛兇詣公吐實問布客則云初下見亡祖抱井旁
絲埃申其輓石申朱皮土耳官怒盡斃兇杖頂澤州志
康熙年間沁生竇孫吉家奉關侯極虔一日出門遇數男婦
引登舟過沁走三十餘里至林村嶺時已暮見門庭軒敞
刺燈燭輝煌盛供饌以待昔甫就席忽見侯神叱云孽崇已
名夙敢復誘害人耶遂提刃殺男婦等錚錚有聲吉昏仆夜
畢始甦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天明方覓路而歸朔州志

沁城北碧峰寺東厓有榭樹無株人鼓掌其下輒應音如雞
鳴於是遊者趾相錯咸呼為驚雞樹同上

康熙丙寅二月二日西關龍王廟市集有書賈就地布席攤
書可數十種忽旋風自廟門入盡捲書入半空仰視片片
飛揚如百萬蝴蝶成陣以次而上視飛鳶猶在其下頃之
飄入雲際不見其旁攤書者尚有數人端然不動斯一異
也臨晉縣志

魏學誠寄雁平李梅崖監司先子同朝仰令儀容臺共事更
相知十年歎歷君才老一別蹉跎我鬢絲已見行邊長攬
轡還知退食但吟詩自慚薄劣依邱壑分得餘暉奉老慈
寒松堂集

朱彝尊白玉盃記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曲周王公官廨公

米藏白玉盃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
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

書亭集

出食時自謝萬家外以塗食醫翁輯奉朱慈

朱彝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
賤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銘鑄
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粗醜無足取者倦圃鉏
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歎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
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洞正土脈兼煮醜其不更之

朱彝尊玉維伏生圖跋曰玉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

東又曰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秘閣儲

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

山西潞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半餘里有盧醫山土

山有盧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楮錢詣
廟通籍貫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香爐下禱畢紙包角動
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
起者無藥再四瀆焉即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益也廟門夜
有二黑虎守之傍晚即相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口
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旱則往祈風夏秋旱則祈西北
風冬春旱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福物向洞拜禱取其方
之土而供之風至雨亦隨至今君金諱輝初任潞城詳言
之

述異記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
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焯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
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

米藏白玉盃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
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

書亭集

出食時自謝萬家外以塗食醫翁奉朱慈

朱彝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
賤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銘鑄

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粗醜無足取者倦圃鉏

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歎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

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朱彝尊玉維伏生圖跋曰玉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

東又曰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秘閣儲

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

山西潞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半餘里有盧醫山土

山有盧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楮錢詣

廟通籍貫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香爐下禱畢紙包角動

或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

起者無藥再四瀆焉即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益也廟門夜

有二黑虎守之傍晚即相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口

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旱則往祈風夏秋旱則祈西北

風冬春旱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福物向洞拜禱取其方

之土而供之風至雨亦隨至今君金諱輝初任潞城詳言

之述異記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

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焯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

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

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煇花且終日不嘗飲食所居一
數十里無人烟行客過之難窺其不見變易是黃仙客矣
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沁邑南鄉村名後麻園者里人劉光岳七十餘口五從同
忍讓一如張公藝桁設長衣出者輒衣之無定主中有
人願蓄私囊衆知不言後因事破家議析居私蓄者以
吾不類曩有藏貨願出公之居不必析也遂聚處如初

處士孔辰象家人八百指五世同居其與尚光裕友人不知
為三姓子孫四輩爾後忘形有謝金石交者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